T110/2452 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宋朱子明先生編輯

詩傳遺說

通志堂藏板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39

詩傳遺說序

子明於易說外復取文集語錄論詩者爲書六卷一二卷綱領及序辯三卷六義與思無邪問答四五六卷論四詩之旨末附以逸詩詩樂譜叶韻皆集傳所不載者名曰詩傳遺說時爲端平乙未子明官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所成也按公凡三子長曰塾字受之以蔭補將仕郎爲子明之父與弟埜皆受業於呂東萊先文公十年卒公請陳同父誌其墓者也仲卽埜字文之淳祐間蔭補迪功郎差監德清縣戶部贍軍酒庫後公十一年卒黃直卿誄之稱其在家之賢季曰在字敬之一字叔敬亦以蔭補官累至煥章閣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待制知袁州埜之子鉅南康丞銓知登聞鼓院在之子鉉兩浙轉運判官名皆見黃直卿所爲行狀中再傳曰溥者浙西提舉湜知丹徒縣淮泉州路推官沂考亭書院山長行狀不載蓋皆後公卒而生者若泉州於宋爲軍州至元始改爲路豈淮與沂又已入元歟若鑑之子浚行狀亦不載其名嘗尚宋理宗公主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元兵入建寧浚與公主走福州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於阿剌罕浚謂公主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冑不可辱人手夫婦仰藥死其事尤烈浚之子林官甘肅提舉林之子炣延平路照磨焰武平簿耿邵武路照磨林弟彬之子煒濟寧路同知林之孫堂建寧路照磨壂屏山書院山長壂之子鑾鑾之子淞淞之子梃明景泰壬申詔錄文公後得世襲五經博士主建寧祠祀其在婺源者曰穩於公爲十世孫舉明天順丁丑進士官福建鹽運使以廉稱弟懋永年丞楨本縣訓導正德中給事中戴銑等請朱氏比孔氏衢州例增一博士以主婺源祀事以十一世孫墅爲之嗟乎我徽國文公著書明道上繼二程周張諸子之後而集其大成蓋孔子後一人也故其垂裕之澤長且久者如此而子若孫如鑑者能採葺公之所著以開示來學其子浚能執節守義不媿乃祖他小說或譏其作書與賈似道稱萬拜

誠誣詆不足道也鑑父塾之卒公貽書同父及題其詩卷有深痛焉在當理宗朝請進曾子爲公崇祀二程及横渠而黜揚雄王雱之祀數者皆有關於人倫世教之大咸出於公之子若孫何其多賢哲歟噫斯又周程張邵所不逮也夫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詩傳遺說卷第一

綱領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冑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温故欲其温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皆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皆所以防其氣稟之過而矯揉之也所以教冑子者欲其如此而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

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者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黄鍾爲宮則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吕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文集書說○今見詩傳而此注說爲詳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集註下同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

實故常言之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旣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是而得之○案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

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理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

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曰繪事
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
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
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謝氏曰子貢
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並同上今見詩傳而注說小不同故備載之後放此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
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
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
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
周無遺民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
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
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
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
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
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
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

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集註○今詩傳經文同而注闕

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只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龔蓋卿録

論孟用二三年工夫看亦須兼看大學及書詩所謂興於詩諸經諸史大抵皆不可不讀廖德明録

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

起人意思皆易看萬人傑録

聖人敎人自詩禮起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咏性情感發人之善心禮使人知得箇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葉賀孫録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

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答呂祖儉書

王相臣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爲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沈僩錄

陳文蔚問興於詩與游藝先後不同如何曰興立成是言其成志據依游是言其用功處但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黃義剛錄○又魏椿錄云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

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今人讀詩是興起得箇甚麽沈僩錄

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爲周南召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黃義則錄

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興於詩便是箇小底立於禮成於樂便是箇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成處却是自然後恁地又云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禮學詩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

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説用工夫次第乃是得効次第如此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爲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蕩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是有毫髮不善都滌蕩得盡了這是甚氣象葉賀孫録

徐寓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今難曉樂又無何以興成乎曰今既無此家具只有理義在只得就理義上講究如分別是非到感慨處有以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也涵養和順無斯須不和不樂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也如禮今亦無只是硬造些規矩自恁地收斂古人此身終日都在禮

之中不由自家古人興於詩猶有言語可以諷誦禮全無説話只是恁地做去樂更無説話只是聲音節奏使人聞之自然和平陳淳録

看詩不要死殺看了看了見得無所不包今人看詩無興底意思甘節録

詩可以興須是反復熟讀使書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李閎祖録

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那上面六節固是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何用自家知之但是既爲人則於天地之間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黃義剛録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甘節錄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處最不緊要然興起人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蓋曰豐水且有芑武王豈不有事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關雎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吳必大錄

問詩可以觀集註云考見得失是自己得失否曰是考見事迹之得失因以警自己之得失又問可以怨集註云怨而不怒是如何曰詩人怨詞委曲柔順

不恁地疾怨呂德明錄

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唱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如熹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巳覺得

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熹二十歲前後已看
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
五十來年錢木之錄下同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
得之熹舊時讀書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
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
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註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
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胷中　然矣

詩如今恁地註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
諷誦玩索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章章看過
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
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
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書因說永嘉之學只是要
立新巧之說少間指摘東西鬭湊零碎便立說去縱
說得是也只無益莫道又未是並同上

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了又須識得
他裏面骨髓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箇模象如此
他裏面好處全不曾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
黏所以眊燥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得何
益未論讀古人詩且如讀近世名公詩也須知得他
好處在那裏如何知得他好處亦須吟哦諷詠而後
得之今人都不曾識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也不識不

好處以爲好者有之矣好者亦未必以爲好也其有知得某人詩好某人詩不好者亦只是見已前人如此說便承虛接響說取去如矮子看戲相似他見道好人他也說好及至問着他那裏是好處他元不曾識舉世皆然只是不曾熟讀熟讀後自然見得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公讀二南子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濟得甚事前日所舉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是下這般工夫實見得那好處方做出這般文章他都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沈僩錄下同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

獨兮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着不須深求只如此讀過便得

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之諸詩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細考如鄭之淫亂底詩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

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看

他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

讀書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去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先生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對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熟讀了文義都曉得了却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子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壅他與他耘鋤方正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

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了方可讀書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看盡何用逐日只捱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邪且如人入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如鄭詩雖淫亂然出其東門一詩却如此好又如女曰雞鳴一詩意思亦好讀之真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陳文蔚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見那好處正如公適間說窮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隨事精察便是窮理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曉得而大曉不得這箇便是大病熹也只說得到此要公自去會得又曰大凡物事須要說得有滋味方見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踈影横邪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這十四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歎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他言外之意始得須是看得他物

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擲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節南山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曾說這箇便見公不曾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意思不見他好處所以如此又曰須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

先生問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對曰

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從頭看一過云且等我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厮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厮殺明日又重殺一番（并同上）

吴必大請教曰先生易後詩可否曰不若先詩後易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厭被舊說黏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理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

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滋了熹觀諸儒之說唯上化之蔡云詩在識六義體面却諷詠以得之深得詩之綱領他人所不及所謂以意逆志者逆如迎待之意若未得其志只得待之如需于酒食之義後人讀詩便要去捉將志來以至束縛之呂氏說記有一條收數說却不定云此詩非詩本意然自有箇安頓用得他處令一槩存之正如一多可底人來底都是如所謂要識人情之正夫詩可以觀者正謂其間有得有失有黑有白若都是正却無可觀令不若且置小序於後熟讀正文爲善如拾得一詩其間說香說白說寒時開雖無題目其爲梅花詩必矣吳必大錄

讀詩且只將做如今人做底詩看或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其訓詁有未通者略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脉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樣字通訓之今注解中有一字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只是隨處旋紐捻非通訓也同上

問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嘗熟讀一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漸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成而遽敎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動其心志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

人亦知戒乎今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合曰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柰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詠之耳若疑鄭衞不可爲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端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答朱飛卿書）

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

化之

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自家意中來終無益（余大雅錄）

先生問看詩如何對曰方看得關雎一篇未有疑處曰未要去討疑處只熟看熹注得訓詁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議論往往裏面曲折其實未曉只髣髴見得便自虛說耳恐不濟事此是三百篇之首可更熟看（潘時舉錄）

看詩須是吟詠敎浹洽骨髓方得今都未曾看他皮毛在熹以前是看了多少詩說今只有一本解了不勞討解別看省了多少事如何更不去熟讀（楊與立編語略下同）

須是先將那詩吟詠四五十遍了方可看注看了又

吟詠三四十遍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見處

看詩不須看意去裏面分解但是平平地涵泳自好

歌詠之際深足以養人情性

讀詩逐人自去看自有會心處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注同上

晏淵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有知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見聞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

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而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葉賀孫録

問刪詩果只是許多如何曰那曾得見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同上

孔子取詩只取大意三百篇詩也有會做底有不會做底如君子偕老詩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此是顯然譏刺他了到第二章已下又全然放寬了豈不是亂道如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如鶴鳴做得極巧更含蓄意思全然不露如清

四万廿六

廟一唱三歎者人多理會他不得注下分明說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類今人解者又須要胡說亂說錢木之錄

先生問林夔孫看詩到何處對曰至大雅曰公前日方看節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令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版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詩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詩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黃義剛錄

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即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皡陶　之祀一旦廢絕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證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却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妬忌而以獨孤之隋爲證熹嘗論之以爲妬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妬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令胷次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攘徒爲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

一落索後看却須有會心處也答呂祖儉書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精舍朋友雜記

問詩次序是合當如此否曰也不見得只是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元初却當作一片又曰如卷阿說豈弟君子自作賢者如泂酌說豈弟君子自作人君大抵詩中有可以比併看底有不可如此看自有這般樣子卷阿詩與集傳不同○葉賀孫錄

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上下繫次序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那十五國風次序相似晏淵錄

或問詩先生曰詩幾年埋沒看被熹取得出來楊與立編語略

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楊子雲必好之矣沈僩錄

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如熹詩說相似楊道夫錄

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著語工夫却在讀者吳必大錄

問詩如何看曰看古說了方參看熹說彼此互參攷得失待攻擊後方講得明古說只是呂氏載得詳備黃顯子錄

詩傳中言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攷而不免且用其說李方子錄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

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否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看方得李閎祖錄

凡說詩者固當句爲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詁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楚辭辨證

熹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諸人說與我意思如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十遍如此却義理流通自得矣楊與立編語略

因學者解詩曰熹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看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己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詳讀熟究以審其是非而爲吾之益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

於身爲我之益而已沈僩錄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
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
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
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
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他上面有底便看
無底更不知看了同上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錢木之錄
因言歐陽詩本義而曰禮義大本復明於世固周程
之功然近世諸儒亦爲有助舊來儒者談經不越乎
注疏而已至孫明復劉原父及永叔始自出議論如

李泰伯文字亦自好蓋是運數將開此理復將明於
世故耳蘇明允說歐陽子之文處形容得甚好近因
觀其奏議如論回河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論
詩義中辨毛鄭處文辭徐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易
吳必大錄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楊與立編語略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萬人
傑錄○吳必大所記云橫渠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
南軒精義是意外說却不曾說得詩中本意惟上蔡
說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却是會讀
詩楊與立編語略

東萊說詩忒煞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同上）

陳君舉兩年在家中解詩未曾得見近有人來說君舉解詩凡詩中所說男女事不是說男女皆是說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經先執偏見類如此（邵浩別録）

李善注文選中多有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李閎祖録）

王通欲取曹劉沈謝之詩爲續詩曹劉沈謝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不過實不足取信（沈僴録）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楊道夫録）

問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訓未備者有以經統傳舛其次者荅曰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減矣不免別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此間亦無精力辨得只煩伯豐爲編集其例如後

詩集傳補略

周南樛木　樂只（音止二字合附本字下）

鄘載馳　無我有尤（尤過也三字合附衆人字下無以我爲有過雖爾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下）

王中谷有蓷　遇人之不淑矣（淑善也三字合移在歎矣字下）

以上略見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來恐有已添者却刪去也又黎黒也古語黎元猶秦言黔首桑柔篇中第二章注中已略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

若天保篇中未解可采用其說者於補脫卷中却刪去桑柔篇注或但略言之亦可也更詳之（答吳必大書○後已改入印本）

讀詩甚善所諭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同上○眞蹟今並藏吳氏）

詩傳遺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傳遺說卷第二

序辨

詩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詩者志之所之也止詩之至也（游僩錄）

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比亦得聞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修舊說訂正為多尚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全書耳（答呂祖謙書下同）

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反覆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諭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

此處却望子細一一垂諭更容攷究爲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并得之却難看也近看吴才老說胤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爲序文所牽亦殊覺費力耳

向來所諭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録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竟以爲何如也並同上

問向見呂丈問讀詩之法呂丈舉橫渠置心平易始

知詩之說見教必大固嘗遵用其說去誦味來固有箇涵泳情性底道理然終不能有所啓發程子謂興於詩便知有着力處今讀之止見其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而已不知其他如何着力先生曰善可爲法惡可爲戒不特詩也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爲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着詩義興起人善意不得如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立邦家之基蓋爲見詩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纔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若果先見得其本意雖如此說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聖人繫辭之說便橫說直說都得

今斷以一義解定易便不活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小雅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之意以譽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其間有序賓荅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亦是此意古人以魚爲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儀禮載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本一套事後人移魚麗附於鹿鳴之什截以嘉魚以下爲成王詩遂失當時用詩之意故胡亂解今觀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等篇辭意皆同菁莪湛露蓼蕭皆燕飲之詩詩中所謂君子皆稱

賓客後人却以言人君正顛倒了如以湛露爲恩澤皆非詩義故於野有蔓草零露湑兮亦以爲君之澤不下流皆是局於一箇死例所以如此用禮以六詩教國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之曰此興也此比也此賦也興者人便自作興看比者人便自作比看興只是興起謂下句直說不起故將上句帶起來說如何去上頭討義理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内不期

依舊從他去熹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蕩舊說詩意方活

問讀詩記中所言雅鄭邪正之言何也曰鄭衛之音便是今邶鄘鄭衛之詩多道淫亂之事故曰鄭聲淫聖人存之欲以知其風俗且以示戒所謂詩可以觀者也豈以其詩爲善哉伯恭謂詩皆賢者所作直陳其事所以示譏刺熹嘗問伯恭如伯恭是賢者肯作此等詩否且如今人有作詩譏刺人者在一鄉爲一鄉之擾在一州爲一州所惡安得謂之好人伯恭以

爲詩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用之饗祀今以鄭衛之詩奏之郊廟豈不褻讀用以享幽厲褒姒乃可耳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遇齊襄陳靈之徒乃可歌此耳不止鄭衛其餘亦皆有正有邪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可疑其餘小序尤不可信多取春秋中惡謚之君以繫之如傾覆社稷曰頃故序柏舟硬差排爲衛頃公之詩小心畏忌曰僖故序芄蘭爲誘僖公愿而無立志之詩至如鄭風中刺詩皆繫之忽如忽者謂之迂繆則可謂之狡則不可若是狡時必就齊昏爲援必能制祭仲之徒作詩序者正如山東學究見識卑陋而胡說伯恭只知黨序百般將忽來

煅鍊忽在生時被人驅逐如此死後又被幾箇秀才百般治他誠是可憐子衿之時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詩中狂童之辭是甚意思作序者但見子太叔嘗賦此詩韓宣子曰起在此敢勞子至他人乎便以爲思大國之正己不知古人賦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小序中如此等處極好笑伯恭詩記綱目中第一條注謝氏之説只是發明得一箇怨而不怒底意思此所謂可以怨者也詩之義不止此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却都沒而不説只此便瞎了詩眼同上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

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敎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敎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敎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

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刪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攷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之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敎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敎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情性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

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

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泳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文集詩傳舊序○案此乃先生丁酉歲用小序解詩時所作後乃盡去小序故附見於辨呂氏說之前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其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

至於 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已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也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遜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或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

謙遜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説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説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致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説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　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能

也乃略爲之説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文集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壬寅作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且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爲訓説而

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
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
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
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
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
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
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
間又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
不獨爲雅鄭風不爲鄭邶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不
爲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
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

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
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攷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
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
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
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
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
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
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
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
固不嫌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
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淫放之鄙詞而文以

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葢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攷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全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　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爲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爲然亦當爲我逌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文集讀呂氏詩記桑中篇○甲辰春作

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謂變風止乎禮義其失甚明但若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失耳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丁未答呂祖儉書

嘗攷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為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案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編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與經並出而分與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題漳州所刊四經後○紹興庚戌書

學者當興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詩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

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卷阿詩召康公戒成王其說只始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常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爲之矣萬人傑錄

說纔解得密便說他不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消說他做小序不會寬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塡塞了他有尋得着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說相礙那解底要說詩却礙序要就序便礙詩詩之興是劈頭說那没巴鼻地兩句下面方是說他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鄭聲多是淫佚之事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如今一般閑潑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享時常用底敘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晏淵別錄

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輔廣錄

詩書序當刊在後面楊與立編語略下同

看詩不當只管去序中討只當於詩辭中吟詠看教活絡貫通方得

序解鄭間見之並同上

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毛公全無

詩小序或是後漢衛宏作大序亦不是子夏作煞有礙義理誤人處 周謨録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熹又看得不是衛宏一手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疏浩對曰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面一句便是病根呂伯恭專信序文不免牽合又云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須要出脫回護到了不知道只爲得箇解經人却不曾爲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邵浩別録

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絶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竇從周録

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令編排放前面驅序過後地自作一處 陳文蔚録

蘇氏詩傳比之諸家差爲簡直但亦看小序不破終覺有惹絆處耳 答吳必大

問先生詩集傳多不解序何也曰熹自二十歳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去玩味詩辭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時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熹之疑終不能釋其後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人所作其爲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

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熹嘗與之言終不肯信從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熹因作詩序辨說其他謬戾則辨之頗詳 周謨詳

徐昭然問先生去詩序似使學者難曉曰正爲有序則反糊塗蓋小序後人揣料有不是處多如今之杜詩之類本是雪却題作月詩後人不知亦強要把做月詩解了故大害事 蔡念成述 李燔所聞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與周禮字較實詩無理會只是看大意若要將序去讀便礙了問變風變雅如何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是依他恁地說如周南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 徐寓錄

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却說從別處去如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子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去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又詩人當時多有唱和之辭如是者有數十篇序中都說從別處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風俗勤儉其民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及歲之暮方相與燕樂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蓋謂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其憂

深思遠固如此至山有樞一詩特以和荅其意而解其意耳故說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藉之以爲樂耳所以解勸他及時而樂也而序蟋蟀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蓋風俗之變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禮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爲刺晉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采菽則天子所以荅魚藻矣至鹿鳴則燕享賓客也序頗得其意四牡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文則妄矣皇皇者華則遣使臣之詩也棠棣則燕兄弟之詩也序

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人君以鹿鳴而下五詩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賜者則歌天保之詩以荅其上天保之序雖略得此意而古註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王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荅其歌却說得尤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已見於言語之外二章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爲歡樂末章祝頌其既飲此酒皆得享夫長壽今序者不知本旨見有勿踐履之說則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便謂乞

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細細碎碎殊無倫理其失爲尤甚也既醉則父兄所以荅行葦之詩也鳧鷖則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詩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故有此詩假樂則公尸之所以荅鳧鷖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詩今所謂樂章雖有唱和之意祇是樂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楊道夫録

問大序先王以是經夫婦傳曰先王謂文武周公成王竊謂二南雅頌固多周公時所作然遂謂周公謂先王則恐讀者不能無疑荅曰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荅吳必大

問止乎禮義如何曰詩大綱有止乎禮義者如柏舟等詩是也若桑中之類如何喚做止乎禮義得吳必大録

變風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只是揀好底說亦未盡陳淳録

問聲成文謂之音曰歌永言聲依永便是聲律和聲便是成文謂之音呂德明録

問詩盡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碩人定之方中等見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他諡號不美者挨就立名爾今只考一篇見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蘇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萬一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公之云者只作一箇狂

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得是祭仲熹由此見得小序大故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詩今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實其人姓名於看詩有何益也余大雅錄

大抵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變要求着落至其正文關關雎鳩之義却不與理會王德修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如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講師說如蕩詩自是說蕩蕩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蕩蕩賚詩自是說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是說後世子孫頌其祖宗基業之意他序却說賚予也豈不是後人多被講師瞞耶曰此是蘇子由曾說來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却是下面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幾句却有理若熹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興化人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熹今亦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德修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爾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罵可以為戒此則不然熹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為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

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
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做同上
詩序實不足信向來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
其間言語雖太甚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
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
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
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
以此知人不可說亂話便都被人看破了大率詩人
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
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訓莫字此詩
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

遂以行葦爲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亦
是歡洽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爲養老乞言豈知
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煞
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
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
說謹言節語況厲王無道謗訕必不容武公如何恁
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
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
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
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
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

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情性之正詩中數處皆應荅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爲唱荅行葦與旣醉爲唱荅蟋蟀與山有樞爲唱荅唐自是晉未改號晉時國名自作序者以爲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荅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澁

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王他旣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幾曾說着他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不曾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子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麼向嘗與之論如此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文字許多證據熹

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熹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葉賀孫錄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詩雖存而意不可得而知序詩者妄誕其說但擬見其人如彼便以爲是詩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衞柏舟之刺衞頃公之棄仁人今觀史記所述竟無一事可記頃公固亦是衞一不美之君序詩者但見其有棄仁用佞之迹便指爲刺頃公之詩此類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不能攷之者則但言刺時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汎汎而言尚猶可也如漢廣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更不攷詩人言漢之廣矣其言已自分曉至如下面小序却說得是謂文王之化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語最好又云看來詩序當時只是箇山東學究等人做不是老師宿儒之言故所言都無一是當處如行葦之序皆是詩人之言而不知詩人之意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他見詩中言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則謂之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則謂之故能内睦九族見有以祈黃耇

之語便謂之養老乞言不知而今做　人到這處將如何做於理決不順熹謂此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讀了如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受之几此詩本是興說上面四句即是興起下四句言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興莫遠意也又云鄭衛詩多是淫奔之詩鄭詩如將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時男女淫奔相褻之語如桑中之詩序云衆散民流而不可止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衆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詩自緇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蕭采艾青衿之類是也故

夫子云放鄭聲也又如抑之詩非詩人作以刺君乃武公自爲之以自警戒也故其爲詩辭意俱美如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語皆善言也又有稱小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語乃自謂之言無疑也或問賓之初筵之詩是自作否曰有時亦是因飲酒之後作此自戒也未可知黃有開記

熹看詩要人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人多是如此看呂子約得一番說道近看詩有所得待取來看都只是說得序通熹意間非獨將序下文字去了首句甚麼也亦去了熹看來大段

有不是處且如漢廣詩下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句說得廣所及也是說甚麽又如說賔之初筵衛武公自悔之詩看來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年九十猶箴警于國曰羣臣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戒我看這意思只是悔過之詩如抑之詩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來又攷見武公時厲王已死又爲之說是追刺凡詩說美意是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只緣要篇篇有美刺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兼是說正雅變雅看變雅中亦自煞有好詩不消分變雅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不待看序自見得是祭祀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出來便道是傷今思古陳古刺今這那裏見得且如卷阿是說召康公戒成王如何便到後面民勞板蕩刺厲中間一截是幾時却無一事係美刺只緣他須要有美有刺美便是成康時君刺只是幽厲所以其說皆有可疑問曰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一截無存者曰怕不會刪去得許多如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會刪得如此多只是不消看序看正文自見得 葉賀孫錄

向者呂子約書來說近來看詩甚有味錄得一冊來盡是寫他讀詩有得處及觀之盡是說詩序如關雎只是說一箇后妃之德也葛覃只是說得箇后妃之

本與化天下以婦道也自關關睢鳩葛覃之章今已下更不說著如此讀詩是讀箇甚麼呂伯恭大事記亦是如此盡是如此編排詩序書序在上面他們讀書盡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則不實以立辭則害意沈僩錄

人言何休爲公羊忠臣鼒嘗戲伯恭爲毛鄭之佞臣楊道夫錄

小序麟趾詩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此句似無義理江有汜詩是媵自作非美媵也此二處下皆未曾注未知如何荅曰當補荅潘時舉

陳埴問江有汜詩序有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因問埴此是召南詩如何公方看周南便有說召南讀書且要逐處沉潛次第理會不要班班剌剌指東摘西都不濟事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錢木之錄

問邶柏舟如何曰只得解作仁人不遇但疑不是爲頃公作又問棫樸何以見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類如此此篇與前後數篇同爲稱揚之辭作序者爲見棫樸近箇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葦序尤可笑第一章只是起興何與仁及草木以祈黃耇是頌願之辭如今人舉酒稱壽底言語只見有

祈字便說是乞言吳必大錄

潘時舉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爲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斂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董銖錄

經書都被人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爲狡童況忽之所爲可謂之愚豈得爲狡當是男女相怨之詩邵浩別錄

江疇問狡童刺忽也其言疾之太重先生云若以當時之暴斂於民觀之爲言亦不爲甚蓋民之於君聚

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是也然詩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詩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說聖人言鄭聲淫者蓋鄭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語狡童想譏當時之人非刺其君也黄有開記

時舉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插大夫美之一句便只不是周公作矣曰小序非出於一手是後人旋旋添續往往失了前人本意如此類者多矣潘時舉錄

棫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來篇皆是好說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

變雅中便被後人如此想象如東坡說某處猪肉衆客稱美之意吳必大錄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攷衛武公生於定王末年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亦是自警詩中詞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呂伯恭却謂國語非是邵浩別錄

先生說抑詩煞好鄭可學謂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汝字礙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様多大抵他說詩其原生於不敢異先儒將詩去就那序前面被這些子硬便轉來又穿鑿胡說更不向前求前面廣大處去或有兩三說則俱要存之如一句或爲興或爲比或爲賦則曰詩兼備此體熹謂旣取興體則更不應又取比體旣取比體則更不應又取賦說狡童便引石虎爲證且要有字不曳白南軒不解詩不用解諸先生說好了南軒却易曉說與他便轉陳淳錄

抑之小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一詩不應旣刺人又自警之理況厲王無道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素休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無限大過此詩都不問着却只於威儀上點檢此必不然以史攷之武公卽位在厲王旣沒之後是宣王之時注家以爲追刺不知追刺他何益伯恭主張小序

謂史記爲不足信武公必是曾事厲王嘗攷國語武公九十五歲作懿之詩其中有匪我言耄之辭正此詩也又如曰謹爾侯度曰喪厥國皆是諸侯事削去謂刺厲王者只以爲武公自警其意味便甚長所謂嗚呼小子告爾舊止蓋箴規之文體當如此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已耳（後漢侯苞亦嘗有此說○吳必大録）

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是鄭康成有全章換一韻處有全押韻處如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欠了一句前輩分章都曉不得熹細讀方知是欠一句（葉賀孫録）

因晏淵問詩三百處因推說及由庚白華等乃是笙詩有其譜而無其辭者也（潘時舉録）

因學者問大學敖惰處而曰熹嘗謂如有人問易不當爲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敖惰處皆在所不荅（沈僩録）

詩傳遺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詩傳遺說卷第三

六義 思無邪問荅附

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如風雅頌則是詩人之格後人說詩以爲雜雅頌者緣釋七月之詩者以爲備風雅頌三體所以啓後人之說如此興之爲言起也言興物而起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也如藁砧今何在何當大刀頭皆是比物詩也 黃有開記

問詩傳說六義以託物興辭爲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

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先生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先生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問詩雖是吟咏使人自有興起固不專在文辭然亦須是篇篇句句理會着實見得古人所以作此詩之意方始於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真實吟詠箇甚麽然古人已多不曉其意如左傳所載歌詩多是本意元不相關 葉賀孫録

詩之興全是借他物舉起全不取義後人之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有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皆是此體 楊至録

或問大序六義注中有三經三緯之說先生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纔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 呂德昭録

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未有堯舜便無典謨未有商周便無風雅頌 葉賀孫録

先生問時舉看文字如何對曰詩傳今日方看得綱領緊要識得六義頭面分明分明則詩亦無難看者曰讀詩全在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潘時舉錄

陳埴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泥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因說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緑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胷中發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錢木之錄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

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 沈僩錄

詩比興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起雖闊而味長 葉賀孫錄

所論詩說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未易攷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爲是適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夷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思不同此語亦卒乍與人說不得且徐思之俟他日面講也 答廖德明書

又問讀先生詩傳極有感發始知詩眞可以興也所疑正變風雅已荷開曉夫溫柔端厚寬大平夷固詩之教求之綠衣終風柏舟考槃尤曉然可見但所謂小小見識遮前掩後者不知所主何意於詩何與豈只以所載刺詩有淫褻不可告語者聖人亦存而不

删也邪荅曰鄙意初亦正謂如此但寛大平夷亦舉大體而言不專指此一類也同上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熹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又因周禮說豳詩有豳雅豳頌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也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是也至比興賦則又如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如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爲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豳之所以爲雅爲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熹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忘其二余大雅録

古者風雅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别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楊與立編語略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問他看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

去那裏討雅頌之音 葉賀孫錄

陳埴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爲雅出於民俗者爲風文武之時周召之民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可爲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爲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 錢木之錄

林夔孫問詩者中聲之所止如何曰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

理今但去讀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自是不同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以淫之類正是如此 黄義剛錄

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而深遠者這又隨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嘗看後世如曹丕之徒作詩皆只是說風景獨曹操愛說周公可見其志趣乖異 同上

大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

比則取物爲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義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　昬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興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

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楚辭集註）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辭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爲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爲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得於君而艾慕無已之心於此爲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爲比不雜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内又或自爲賦爲比爲興而各有當也（楚辭辨證）

越人歌者楚鄂君汎舟於新波之中榜枻越人擁棹

而歌此詞其義鄙褻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學而得其餘韻耳於周大師六義之所謂興者亦有契焉知聲詩之體古今共貫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爲者是以不得以其遠且賤而遺之也

思無邪如鄭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極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是大夫作那一等不好詩只是閭巷小人作前輩多說是作詩者之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思上蔡舉數詩只說得箇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若要盡得可以興以下數句須是思無邪一語包得甚闊呂伯恭做讀詩記首載謝氏一段說話這一部詩便被此壞盡意思夫善者可以感發得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得人之逸志今使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其所以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 周明作録

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知如何蔽之以思無邪曰前輩多就詩人上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熹疑不然不知教詩人如何得思無邪謂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盛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當戒是使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總是一

箇思無邪問聖人言經中皆可爲法皆可爲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　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 徐寓錄

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正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若學者當求無邪思而於正心誠意處着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守得一箇敬字全不去擇義所以應事接物皆顛倒了 同上

楊士訓問思無邪毋不敬曰禮言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詩言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蓋毋者禁止之辭若自毋不敬則亦心正意誠之事矣又曰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若祇守着兩句如何做得須是讀了三百篇有所興起感發然後可以謂之思無邪眞箇坐如尸立如齊而後可以言毋不敬 楊道夫

看詩大體要得無邪蓋三百篇中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耳不是言作詩者皆無邪思也 吳必大錄

或曰先儒以三百篇之義皆思無邪曰如伯恭之說亦是如此讀詩記序說一大段主張箇詩說三百篇之詩都如此看來只是說得箇可以怨言詩人之情

寬緩不迫優柔溫厚而已只用他這一說便瞎却一部詩眼沈僩錄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要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得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葉賀孫錄

問詩三百程子曰思無邪誠是也其言簡矣未審其意謂作詩者以誠而作耶抑謂讀詩者當誠其意以讀之耶案程子之說特以訓思無邪之義云爾以詩攷之雅頌二南之外辭蕩而情肆者多矣則誠之爲言固不可槩以爲作詩者之事也若謂使學者先誠其意而後讀之則是詩之善惡方賴我以決擇而我之於詩反若無所資焉者又何取於詩之教耶以此觀程子之言雖簡然誠之一字施之必得其當可也是則集注之云固所以發明程子之意而言之矣啓曰行之無邪必其心之實也思而無邪則無不實矣此程子之意也答吳必大

李閎祖問思無邪伊川說作誠是否曰誠是在思上發出詩人之思皆性情也性情本出於正豈有假僞得來底思便是性情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詩三百篇皆欲人出於情性之正黃有開記

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

這不是讀書（葉賀孫録）

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爲勸戒非謂詩人爲勸戒而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括無遺耳（同上）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人多言作詩者思皆出於無邪此非也如頌之類固無邪若變風變雅亦有淫邪處但只是思無邪一句足以當三百篇之義詩中格言固多緊要惟此一句孔子刪詩所以兼存蓋欲見當時風俗厚薄聖人亦以此教後人（周謨録）

徐寓問思無邪曰三百篇詩只是要得人思無邪思無邪三字代得三百篇之意（葉賀孫録）

問思無邪曰不但是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誠者合内外之道便是表裏如一内實如此外也實如此故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潘如舉録）

詩之所言皆思無邪也如關雎便是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葛覃便是說節儉等事皆歸於思無邪也然此特是就其一事而言未足以括盡一詩之意惟思無邪一語足以蓋盡三百篇之義蓋如以一物蓋盡衆物之意（黄義剛）

先生說思無邪集註云有因一事而言者如關雎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葛覃言孝敬勤儉卷耳言正靜純一皆是就一事上見思無邪夫子取出這一句來

斷三百篇詩唯此一句可以盡蓋三百篇之義程子說思無邪誠也諸公皆不曾子細看且如人或言之無邪未見他誠也誠在行之無邪亦未見得他誠在唯出於心之所思者無邪方始見得他眞箇是誠 呂德明録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得會止乎禮義只怕他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多淫亂底說熹看來詩三百篇其說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只是其他便就一事上各見其意然事事有此意但只是思無邪一句方盡得許多意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是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 葉賀孫録

只此一言盡當得三百篇之義讀詩者只要得思無邪耳看得透每篇各是一箇思無邪總三百篇亦是一箇思無邪毋不敬禮之所以爲教思無邪詩之所以爲教 徐寓録

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淫奔之詩只刺淫奔之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事無不包也又曰陳少南要廢魯頌忒煞輕

辛他作序却引思無邪之說若廢了魯頌却沒這一句同上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注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僞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葉賀孫錄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耳唯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此亦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爲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唯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熹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輔廣錢木之錄同

徐寓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爲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爲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

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楊道夫錄
又曰不必說是詩人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
無邪此一句出處止是說馬孔子見得此一句皆盖
三百篇之義故舉以爲說或曰此與毋不敬之義同
否曰毋不敬非特說禮者及看禮者當如此大凡人
皆當毋不敬正如今之人皆當思無邪也實從周錄
問思無邪集注以爲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
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
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
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
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其言思無邪者以
其有邪也黃榦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
無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道
夫曰如此則施之六經可也何必詩曰他經不必言
又曰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如聖人一切財
之以天理楊道夫錄
問夫子言三百篇詩可以興善懲惡其用皆要使人
思無邪而已夫子言此欲使學詩者於此求之先生
久之方云不曾見得縫罅處只是渾淪說了令又再
說對曰三百篇詩皆出情性之正故善者可以興起
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皆要使人
思無邪謂夫人取此三百篇欲使學詩者皆得其情

性之正故曰思無邪曰便是看得集注意不出熹不曾說是詩人皆出於情性之正若是詩人皆出於情性之正熹須說了此只有一句集注中却反覆說兩三段須用曉得意昨夜公說是詩人皆情性之正熹便知公理會不得對曰緣未曉得三百篇之旨所以看得不分明願先生指教曰便是三百篇詩不皆出情性之正如關雎二南詩是出於情性之正四牡鹿鳴詩是出於情性之正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情性之正桑中鶉之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情性之正（鄭南升録）

又問思無邪先生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巳聖人當來刊定好底詩便要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興起人羞惡之心皆是要人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却言三百篇詩惟此一言足以盡之（潘時舉録）

程子言聖賢千萬語只是要人將巳放之心反覆入身來弁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巳謂如學禮也只是求放心學樂也只是求放心讀書讀詩致知力行皆只是求放心也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之義同詩只是要思無邪（吳必大録）

詩傳遺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詩傳遺說卷第四

國風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集注

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言之曰不然又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係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

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陳文蔚錄)

問二南之詩眞是以此風化天下不曰亦不須問是要風化天下與不風化天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云云裏面看義今人讀書只是說向外面去却於本文全不識(錢木之錄)

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爲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潘時舉錄)

問周南召南如乾坤詩傳注云乾統坤坤承乾德明之意恐是必先有周南之化然後有召南之德曰然但程子只說如乾坤未知其意是與不是如此乃熹之意如此說蓋化是自上而化下德是自下而承上(呂德明錄)

先生嘗抄二南寄劉玶因題詩云闕里言詩但賜商(子貢子夏)千秋誰復與相望鄒汾(孟子文中子)斷簡光前載關洛(張子程子)新書襲舊芳析句分章功自小吟風弄月興何長從容咏歎無今古此樂從茲樂未央(文集)

李燔說周南先生曰他大綱領處只是戒謹恐懼上只是關關雎鳩便從這裏做起後面只是漸漸推得闊(沈僩錄)

讀關雎詩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

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吴必大録

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集注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同上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琴瑟鍾鼓樂也寤寐展轉哀也烏有所謂淫與傷哉只是説情性之正子引詩大序不是止可就詩中看從范氏説周謨録

諸生講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有引明道之説爲證者先生曰明道言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言無傷善與所謂哀而不傷者如何對曰爲其相似故明道舉以爲證曰不然無傷善與哀而不傷兩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只是言哀樂中事謂不傷爲無傷善之心則非矣同上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之性情如此抑

詩之詞意如此曰也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陳淳録
問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樂不至於
淫哀不至於傷今詩序將哀樂淫傷判作四事似錯
會論語意以此疑大序非孔子作荅曰此説得之大
序未知果誰作也荅熊夢兆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憂反側而
巳是不傷也其樂也至於琴瑟鐘鼓而止是不淫也
是詩人得性情之正也沈僩録
又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
止於展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鐘鼓琴
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同上

又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
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看來恐是宮
中人作蓋宮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未得則哀
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展轉反側則哀不
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鐘鼓琴瑟則樂不過其
則此其性情之正也董銖録
關雎一詩義理深奥如乾坤二卦一般只可熟讀詳
味不可説至於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
可如此了黄有開記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闈中所作木之問
程子云是周公作是否曰也未見得是錢木之録

關雎之詩看得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周明作録

問關雎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故託辭以見意謂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之而得則宜有琴瑟鐘鼓之樂是哀樂之發而見於辭者然常人之樂易至於淫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也常人之哀易至於傷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也惟關雎之詩樂雖至而不失其正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先生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如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攷耳鄭南升録

徐寓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陳淳録

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甘節録

關雎之淑女似指嬪御恐非詩意答徐彥章

雎鳩毛氏以爲摯而有別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鶚之屬鶚自是沉摯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之摯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靜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

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 潘時舉録

古說關雎爲王雎摯而有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鶻之類做得呂武氣象恐后妃不然喜見得人說淮上一般水禽名王雎雖有兩箇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 邵浩別録

王鳩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須是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失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以爲貴也 葉賀孫録

或讀關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云云者余告之曰若如此讀詩則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成十一字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 文集偶讀謾記

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是論其全體 李閎祖録

魏丙問關雎注摯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說似形容其美何如曰也只是恁地問芼字曰擇也讀詩只是將意思想象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得君子之德如

此又當知得意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大原如此

先生問曹叔遐曰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對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鄭氏自如此說了熹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同上

曹淑遐又言陳氏說關雎以美夫有謙退不敢自當君子之德先生曰如此則淑女又別是一箇人也曰是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護說去如史丞相說書多是如此說祖伊恐奔告于受處亦以紂爲好人而不殺祖伊若他人則殺之矣黃有開記

同上

或問左右芼之先生曰芼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

關雎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述如字乃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檢免罝好仇處看音如何恐不須點破也蘇黃門併載馳詩中兩章四句

作一章八句文意亦似關雎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一章八句依故說亦得答劉玶書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然宜爾子孫振振兮却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斯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便把螽斯

爲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爲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螽斯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潘時舉錄

昨因聽兒輩誦詩偶得此義可以補橫渠說之遺謾録去可於疑義簿上錄之○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識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也○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答劉玶書

南有樛木便有葛藟纍之樂只君子便有那福履綏之呂德明録

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章句○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歎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詠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　引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或問

公侯好逑注云好逑是善匹是言其才德相合處公侯腹心注云同心同德是言其才德與己無異了呂德明録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為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廖德明録

問芣苢薄言有之傳曰有藏也然其下章曰掇曰捋

曰祜曰禎而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必大恐有是得之之義荅曰首章兼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有此例或於補脫中附入亦可也 荅吳必大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 葉賀孫錄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 陳淳錄

陳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 余大雅錄

錢木之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爲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騶虞又問詩序說麟趾之時無義禮曰此語有病 錢木之錄

問麟之趾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下文吁嗟麟兮爲指誰耶荅曰正指公子而言也 荅吳必大

陳埴問采蘩詩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蘩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

抵死說道只爲奉祭祀不爲蠶事（錢木之錄）人恐未必親問采蘋蘩以供祭祀采枲耳以備爲之曰詩人且是如此說（廖德明錄）

問采蘩詩若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說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蘩是婦職以爲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潘時舉錄）

問摽有梅詩固是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是達男女之情（陳文蔚錄）

如摽有梅詩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

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言向見伯恭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見得人之情處爲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錢木之錄）

古人作詩其言語多有用意不相連續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釋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東者是五緯之星應在於東也其言全不相貫又指前面一燈子與背後一竹格子云似說這燈却又說在那格子上面去不知古人作詩何故與今人語言大不相同（黃有開記）

江大江也夏水名或以爲自江而別以通於漢還復

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
詩所　江有汜也 楚辭集注
問何彼穠矣詩何以録於召南曰有是有些不穩當
但先儒相傳如此説也只得恁地就他説如定要分
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攷據如頌中盡多周公説話
而風雅又未知何如 葉賀孫録
今人言五男二女亦有所本詩疏所謂武王有五男
二女蓋出於此五男者如左傳邘晉應韓爲武之穆
與成王則五矣二女者太姬下嫁陳胡公其一也詩
何彼穠矣王姬下嫁齊侯之子則二也
騶虞詩人在壹發之前使庶類蕃殖者仁也壹發五

豝者義也 萬人傑録
騶虞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繁庶因以贊詠
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爲仁也禮
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壹發
五豝義也 吴必大録
吁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吁嗟麟兮類之
可見若解做驅虞之官終無甚意思 沈僩録
邶鄘衛之詩未詳其説然非詩之本意不足深究歟
公此論得之 答何鎬書
問柏舟詩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
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爲興曰他下面便

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柏舟下面便無貼意見得其意如此潘時舉錄

陳埴疑柏舟詩解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屢辨賦比興之體先生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諷詠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綠衣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爲變風而雜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

不盛

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李閎祖錄

又問柏舟詩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於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錢木之錄

四百十九

孟子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衞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集注

孟子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夫肆不殄厥慍亦不慍厥問此大雅緜之八章所以言文王者如此孟子以是稱文王無足怪者若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則衞邶柏舟之詩也何與孔子而孟子以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疑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威魋皆慍于羣小也辭則得詩意絕[redacted]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至於緜詩肆不殄厥慍之語注謂說文王以詩攷之上文正說太王下文豈得便言文王如此意其閒須有闕文若以爲太王事則下文却有虞芮質厥成之語熹嘗作詩解至此亦曾不說竇從周錄

所論綠衣篇意極溫厚得學詩之本矣但添入外來意思大多致本文本意反不條暢此集傳所以於諸先生之言有不敢盡載者也荅劉清之書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古人所爲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

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沈僩錄）

潘時舉說燕燕詩云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有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己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領之（潘時舉錄）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地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攷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着（黃義剛錄）

潘時舉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時舉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先生云恐或如此（潘時舉錄）

論語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篇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集注）

谷風詩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

之集傳以爲興體時舉疑是比體未知如何荅曰若無下面四句即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矣凡此類皆然非獨此章也（荅潘時舉録）

問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爲順荅曰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荅吳必大）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敘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去做尚做得不好（黄義剛録）

陳埴問式微詩以爲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

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卹之意如今人多被止乎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心看詩人之意如北門之詩只是說官卑禄薄無可如何（錢木之録）

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爲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爲此則自不得志耳（潘時舉録下同）

問泉水篇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恐此莫只是箇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

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

問北風末章謂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與烏不知詩人以此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問靜女注以此詩爲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爲閒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爲可醜但見其爲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爲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未爲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同上

問君子偕老象之揥也字書云揥整髻釵也是不荅曰不識此物姑依舊說字書之說亦與古注不殊也或補脫中附之荅吳必大

定之方中景山與京景山乃山名與商頌陟彼景山之景山同劉砥錄

詩所謂星言夙駕說於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

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率得人徐寓錄

定之方中匪直也人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也答劉玶書

先生問文蔚曰干旄詩彼姝者子指誰而言對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陳文蔚錄

問淇奧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温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咺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爲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文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同上

大學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

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淇水名奥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

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章句○曰復引淇奥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地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

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修之別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或問）

論語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也（集注）

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爲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恁地穆穆文王亦是

氣象也（徐寓録）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前人說此詩不快暢只東坡云磋者切之至磨者琢之詳自粗以及精也（周謨録）

詩録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衞人之情也豈以齊威之事爲盡可法哉（讀尊孟辨）

徐容問絜矩一條曰如詩裏說大夫行役無期度不得以養其父母到得使下也須教他內外無怨始得如東山出車杕杜諸詩說行役多是序其室家之情亦欲使凡在上者有所感動（葉賀孫録同下）

君子陽陽詩不作淫亂說如何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

於房處前有辟後無辟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

問碩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碩鼠刺君重斂蓋暴取虐民民怨之極則將視君如寇仇故發爲怨上之辭至此若狡童詩本非是刺忽才做刺忽便費得無限杜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無當有甚狡處狡童刺忽全不近傍些子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國最爲淫俗故諸詩多是如此東萊將鄭忽深文詆斥得可畏並同上

先生問曹叔遐狡童詩如何說對曰陳先生以此詩不是刺忽但詩人說他人之言如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惟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狡童不與我言則已之曰又去上面添一箇休字　也這詩只是國人當時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爲君言也黃有開記

中庸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章句

問絅衣之制曰古注以爲禪衣所以襲錦衣者又問禪與單字同異曰同沈存中謂絅與麻同是用麻織

疏布爲之不知是否 輔廣録

衣錦尚絅絅禪衣也其制疏眼之物或曰絅頃通用頃麻織疏布爲之 萬人傑別録

園有桃似比詩

孟子詩曰不素餐兮○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集注

蟋蟀自做起底詩山有詩自做到底詩皆人所自作 黃外卿録

轔轔車聲與詩有車鄰鄰字同 楚辭集注

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今詩作訊訊告也 同上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爲雅孰爲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以爲雅可以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 楊道夫録

七月一詩而備三體乃鄭氏不達周禮籥章之義而生此鑿說不足據信今攷周禮不遺餘力而反信此何耶 荅徐彥章

問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七月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觱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爲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無純臣語恐記誤○潘時舉録

鶪鴂即詩所謂七月鳴鵙者蓋鴂鵙聲相近又其聲惡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楚辭集注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集注

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得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潘時舉録

因論鴟鴞詩遂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

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乃造出一件事周公爲之柰何哉董銖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同上

吳必大同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其辭艱苦深奥不知成王當時何故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然後釋然開悟先生却問必大曰成王何以知有金縢後去啓之必大曰此二公贊之也又問二公何故許時不說若雷不響風不起時又如何曰聞之呂大著云此見二公工夫處二公在裏面調護非一日矣但他人不得而知爾曰伯恭愛說一般如此道理必大却請問其說畢竟如何曰是時周公握了大權成王自是轉動周公未得便假無風雷之變周公亦須別有道理吳必大錄

或問鴟鴞詩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爲武庚既殺管蔡不可復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畢竟當初是管蔡挾武庚爲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爲人所殺而其子安然視之不報仇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周公愛兄只得如此說自是人情

是如此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蓋他做出一場大踈脫如此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自家屋裏人自做出一場這大踈脫這箇是周公之過無可疑者然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見那時是好在必不疑他後來有這樣事管蔡必是後來被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啗他乘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蔡㦛想得被這幾箇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箇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這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其中間想煞有說話而今

化之

書傳只載得箇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沈僩錄）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詩便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語故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黃義剛錄）

詩辭多是出於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爲之如鴟鴞詩云拮据捋荼之語皆此類也又云此詩乃周公爲之不知其義如何然周公所言多聱牙難攷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黃有開記）

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葉賀孫錄）

陳淳問破斧詩傳云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似未可謂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時便是賊徒又曰如破斧詩却是一箇好話頭而今却只去理會那聖人之徒便是不曉黃義剛録下同

破斧詩須看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

先生謂陳淳曰公當初說破斧詩熹不合截得緊了不知更有甚疑對曰當初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如何謂聖人之徒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識理底盜賊之徒並同上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

荅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且護了我斨我斧莫待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葉賀孫録

中庸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柯斧柄也則法也睨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章句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

無所乎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于汝但暫寓信處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披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爲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詞語到底鶻突熹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見得聖人之心 葉賀孫錄

寛厚温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辭何處討寛厚温柔之意 同上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此興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

程子之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公孫碩膚如言幸虜營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遜此大美耳此古人善於辭命處 吳必大錄

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疐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沈僩錄

問公孫碩膚注以爲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遜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云看來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太陽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

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
自是體當如此同上
問公孫碩膚集傳之說如何曰魯昭公分明是爲季氏所逐春秋却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爾是此意吴必大録

變風中固多好詩雖其間有没意思者然亦須得其命辭遣意處方可觀後人硬自做箇道理解說於其造意下語處元不及究只後代文集中詩亦多不解其辭意樂府中羅敷行羅敷即史君之婦史君即羅敷之夫其曰史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正相戲之辭其曰夫壻從東來千騎居上頭觀其氣象即史君也後人亦錯解了須得其辭意方見其好笑處同上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删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熹於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也大抵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淳實氣象不柰咀嚼所長固不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歐

陽公本末論甚佳熹亦收在後語中矣似此等且當闕之而先其所急乃爲得耳（答范念德書）

詩傳遺說卷第四

後學成德挍訂

詩傳遺說卷第五

雅

呂伯恭讀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案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攷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異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楚辭辨證）

問先生詩集傳分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於呂伯恭風雅之正則爲經風雅之變則爲傳如屈平之作離騷騷即經也如後人作反騷與夫所謂九辯

之類則爲傳耳周謨錄

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繫者小大雅是所繫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只是變用他腔調爾余大雅錄

問大雅小雅或謂言政事及道故謂之大雅止言政事故謂之小雅竊恐不可如此分别荅曰如此分别固非是然但謂不可分别則二雅之名又何以辯耶荅熊夢兆

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子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也董銖錄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吳必大錄

大雅非聖賢不能爲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同上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作於上自王者之迹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以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呂德昭錄

沈僩問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時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

陳文蔚錄

大雅氣象閎闊小雅所陳雖各止一事然說得亦自精切至到嘗觀左傳以工歌宵雅之三爲重近因除夜課孫輩誦之見其詩果爲懇至鹿鳴之詩則見其賓主相好之誠所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恩非孝子也如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皇皇者華首章言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謀度看此三詩雖不用小序意義自明白吳必大錄

潘時舉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爲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

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觀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潘時舉錄

潘時舉說棠棣詩答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爲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兄弟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辭也同上

中庸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章句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呂伯恭棠棣詩章說聖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句說得極好董銖錄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釃酒玄縮酌用茅是此意否曰恐茅乃以酹酒古人芻狗乃酹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醡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縮帛故以茅縮酒也楊道夫別錄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先生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 呂德昭錄

古人縮酒用茅非謂祭時以縮酒求神也看禮記特牲篇縮酌用茅注謂泲之以茅縮去滓也詩伐木有酒湑我注云湑莤之也王有酒則泲莤之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如今人或以器或以布帛去酒之滓然 劉砥錄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爲爾德則福莫大於此矣故卒章事言之曰然 楊道夫別錄

潘時舉說天保詩云第一章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王公爲言五章則以徧爲爾德爲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媿於祖考下無媿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頷之董銖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 潘時舉錄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 吳必大錄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無不爾或承是繼承自相接續之謂如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 呂德昭錄

又說采薇詩云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

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至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其家矣至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同上

采薇采薇薇亦陽止薇亦剛止蓋薇之生也挺直周僩

別錄

問采薇小人所腓傳曰腓猶庇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必大案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庇若施於此語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荅曰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版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荅吳必大

潘時舉問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

後說爲長當以後說在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
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又問
胡不旆旆東萊以爲初出軍時旌旗未展惟卷而建
之(引左氏建)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
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憔悴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
此說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
言遐不作人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
夫又況瘁耳如此却自平　伯恭說詩太巧詩正怕
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銖曰
先生詩傳舊取此詩與關雎論非天下之至靜不足
以配天下之至健處今皆削之豈亦以其太精巧耶

曰正爲後來看得如此故削去銖曰關雎詩引康衡
說甚好曰呂氏引但不如此詳便見古人看文字亦
寬博如此(董銖録)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楊道夫録)

或說魚麗詩云罶笱也者寡婦之器也寡婦得魚而
不爲富強所奪則是太平之象而可告功於神明也
此因小序而失之固爲無禮然專以笱爲寡婦之器
似亦未然蓋聚石爲梁必有笱以承其闕空乃可得
魚凡取魚者皆然非但寡婦也但笱易成而易用雖
寡婦亦能置之故以爲寡婦之笱他人則取魚之器

尚多不專用笱耳非他人不得用笱而唯寡婦得用亦非謂寡婦只得用笱而不得更以他物取魚也谷風小弁之詩皆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豈寡婦之作也哉（文集偶讀謾記）

潘時舉問南有嘉魚詩中汕汕字曰是以木葉捕魚今所謂魚花園是也

南山有枸枸是檵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味甘而解酒毒

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章句）○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或問）

潘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先生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潘時舉錄）

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於太原但逐出境而已（沈僴錄）

潘時舉說采芑詩先生曰宣王南征蠻荊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鬭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潘時舉錄）

潘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剌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同上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呂德明錄

孟子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集注

潘時舉說庭燎詩至庭燎有輝先生曰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此是吳材老之說此一字極有功也潘時舉錄

問斯干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橫渠說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遂亦不友爲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爲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者爲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故爲弟者但當知盡其恭而已又曰看詩本意猶字當作相圖謀說徐寓錄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是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之大蔽障闊晏淵錄

潘時舉說斯干詩至載弄之瓦處先生曰瓦紡磚也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乃手執一

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爲紡磚也然未可必（潘時舉錄）

大學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章句）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僇如桀紂幽厲也（或問）

潘時舉說節南山詩至秉國之均先生曰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舉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鈞也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潘時舉錄）

林夔孫問節南山荅曰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有不柰何又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大師却只是他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黃義剛錄）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教是存養工夫（余大雅錄）

古人說話皆有源流如小旻詩中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

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而曾讀洪範也（精舍朋友雜記）

論語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集注）

潘時舉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爲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爲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爲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小弁末章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集傳作賦體疑莫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爲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槩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理義之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頷之（潘時舉錄）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襲蓋卿錄）

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平四時者也詩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楚辭集注）

楚茨一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李閎祖錄）

問楚茨詩言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引楚辭語思靈保兮賢姱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復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

來解錯了此兩字（陳文蔚錄）

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豳雅反復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祥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爲豳風豳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荅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荅吳必大）

又問瞻彼洛矣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今攷其間

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爲天子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陋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荅曰家室家邦亦趂韻耳天子以天下爲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同上）

葉賀孫問瞻彼洛矣洛水或云兩處曰只是這一洛有統言之有說小地名東西京千里東京六百里西京四百里（此洛只就洛邑言之非指關洛○葉賀孫録）

又問韎韐有奭韎韐毛鄭以爲祭服王氏以爲戎服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韎韋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荅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

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同上）

李子方問列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展彼碩女曰然且云向來煞尋得（李閎祖録）

楊至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禮記引夫子之言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云云其意安在曰古人止恁地學將去有時到了也不定今日便筭時日討功效又問詩之正意高山景行字當重看夫子之言則仰字行字當重看曰不是高山景行又仰箇甚麼又行箇甚麼高山景行便是那仁（楊至録）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物亦各尋箇善處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廖德明録

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綿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章句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所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或問

大學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章句○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或問

其命維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余大雅録

孟子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集注

問橫渠言詩書言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萬人傑録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傳天

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之意同上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章句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或問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一殺處徐寓錄

孟子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集注

大學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也詩作駿大也不易言難保也（章句）○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或問）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作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葉賀孫録）

馬節之問無過爾躬一章荅曰無自遏絶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龔蓋卿録）

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詩中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義（余大雅録）

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有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故遂被他取了（輔廣録）

孟子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大王公劉九世孫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

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集注）

荼恐是蓼屬故詩人與菫並稱菫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荼毒蓋荼有毒今人用以藥溪魚荼是其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爲苦苣矣如薺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舊室之悲如易之載鬼詩之童羖非荼實能甘也（答吳斗南）

爰契我龜乃刀刻龜也古人符契亦是以刀刻木而合之今之蠻洞猶有此俗有警急調發便知日期去處遠近亦契之意也（蔡念成述季潘所聞）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也又曰分鹿說如今人言軍勢益張（黃義剛録）

問蹶厥生是如何曰是作他跳起來當時虞芮質成時一日之間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忽然湧盛如此故文王作地跳起此亦是詩人說他又問東萊說是文王自動其中意其何以生得虞芮之感如此遂歸功於四臣先生曰雖說得巧只是經意不如此熹不曾如此巧說若要把做文王自說須說曰予有疏附先後之臣方得跳起之說雖小著文王亦不奈何是詩人恁地說着了（呂德明録）

文王蹶厥生一節看那緜一詩自古公亶父積累至文王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時其勢已盛至虞芮質成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又盛故詩人言文王興起之勢如此所以興起者予曰文王有此四臣以輔助但止平說看來無甚滋味卻不是穿鑿同上

詩人只見他恁地重三疊兩說將謂是無倫理次序不知他一一不亂下文蔚曰今日偶看棫樸一篇凡有五章前三章是說人歸附文王之德後二章乃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綱紀四方之德致得人歸附者在此一篇之意次第甚明白然遐不作人卻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後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內牽着都動文蔚曰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眞箇是盛美資質眞箇是堅實陳文蔚錄

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遐之爲言何也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脈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卻壅滯卻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下盡意而立象

以盡意蓋亦如此(答何鎬書)
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最好(周謨錄)
問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為誰
答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答吳必大)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葉賀孫錄)
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在淵言其上下察也○鳶鵰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章句)○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可謂著矣(或問)
問鳶飛戾天上面更有天在魚躍于淵下面更有地在如何曰此是謝顯道語熹亦自理會不得看他意思只是道不可執着說道上面更有天在下面更有地在不止於此也(邵浩別錄)
或問鳶飛魚躍之說曰此蓋是分明見得道體發見處察者著也非察察之察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

庸只是借此兩句形容道體周謨錄

觀文王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余大雅錄

潘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羡上說起後面却又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功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對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羡乃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羡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潘時舉錄

孟子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荅也以荅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集注

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耳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吳必大錄

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竊疑文王大聖人於君臣之義尊卑之等豈不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

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攷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大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出做事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麽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爲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絶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顚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葉賀孫錄

孟子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集注

問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注云辟廱天子之學也不知辟廱從來是天子之學還是文王始爲之及周有天天下遂以爲天子之學亦如皐門應門始立於大王而後遂以爲天子之門邪荅曰見不得荅潘時舉

問下武三后在天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其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劉礪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德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此若說文王眞箇在上帝之左右眞箇有箇上帝如世

間所塑之像者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沈僩録

徐寓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云云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擘破一般徐寓録

帝王之興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固有是理非以爲先恨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讖緯而後

人舉從而廢之亦過矣葉賀孫録

生民詩是敘事詩只得恁地蓋是敘那事要盡下武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復歌詠底意思黃義剛録

生民等詩也可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正相合同上

潘時舉說生民詩至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先生曰敏字當爲絕句蓋作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爾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潘時舉録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如何但詩中有此語自

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詩瑞者皆闢之若如後世所謂祥瑞固多是僞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併眞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輔廣錄

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楚辭集注

潘時舉說既醉詩以爲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爲言如華封祝堯以爲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是此意曰此兩事孰有大於此者乎對曰觀行葦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頷之潘時舉錄

潘時舉問釐爾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銖曰荆公作向后冊云唯昔先王釐厥士女士女與女士義自不同蘇子由曾論及曰恐他只是倒用了一字耳董銖錄

潘時舉說假樂詩先生曰此詩末章即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於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同上

問大德者必受命荅曰董仲舒策引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之詩云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其說

甚好假樂詩干祿百福處止云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但願其子孫之多與子孫之賢而已又云孔子不受命堯舜不能及其子孫皆非常理也萬人傑別錄

嘉樂詩下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耳此意甚好然此亦其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常理也輔廣錄

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嘉詩作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章句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楊道夫錄

孟子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公劉后稷之曾孫也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集注

公劉詩鞞琫容刀注云容刀如言容臭言鞞琫之中容此刀也容臭如今香囊也既富既繁既順迺宣者

公劉始初草創而人之從之已如此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君之宗之者只是公劉自爲羣臣之宗主耳呂氏以爲立君立宗董銖錄

潘時舉問第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之從之者也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又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爲羣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未說及立宗事也又問徹田爲糧處曰徹通也乃是橫渠說然以孟子攷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春秋傳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橫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畝而分也又問此詩與豳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後至於不窋蓋已失其官守故云文武之先不窋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潘時舉錄下同

又說民勞詩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如此是否曰皆只是戒其同列然鋪敘如此便自可見故熹以爲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爲戒矣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

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爲旣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己能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頷之

又說板詩張子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先生因言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趂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並同上

孟子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集注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旦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此則才有少肆意他便見又曰這裏若有此此違他理便恰似天知得一

般所以說日監在茲又說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楊道夫問渝是如何曰渝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渝未至於怒亦大槩相似（楊道夫錄）

又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意莫祇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同上）

潘時舉說蕩詩云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

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託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涵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大略如此未知是否先生頷之（潘時舉錄）

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章句）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相視也屋漏室西

北隅也同上
孟子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集注下同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

可見並同上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不能視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不能聽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窮此而已精舍朋友雜記
郭友仁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若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郭友仁録
問蒸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

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爲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爲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輔廣録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何也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是非要人機巧蓋欲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爲衛君乎荅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言令色與此不同詩人所謂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上文云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竇從周録

問子曰巧言令色詩取令儀令色何也荅曰論語與詩人之義各異當玩繹其上下文意以求之不可只如此摘出一兩字看也荅吳必大

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爲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攷其矯情飾僞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令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遠言仁録中所解亦少文集偶讀謾記

烝民詩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文蔚舉似及此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面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用不得了人之資禀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 陳文蔚録

國甫

又論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禄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同上

召旻第六章集傳作賦體竊疑是比體未知如何荅曰作比爲是 荅潘時舉書

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祇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卬昊天曷惠其寧（張氏中庸辨）

詩傳遺説卷第五

後學成德挍訂

詩傳遺説卷第六

頌

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時舉應之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者想當時聞其歌者眞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云哉妄意如此荅曰此説是（荅潘時舉書）

對越在天便是顯處駿奔走在廟便是承處呂德明録

中庸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章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輔廣録

陳淳問康王如何無詩曰熹竊以爲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分明說作成王詩後韋昭又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黄義剛録

問我將詩云惟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作左右之右與舊不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說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祐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 得右助之右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何如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

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古人祭祀是大段有節奏 葉賀孫録

問我將之詩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何如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 沈僩録

論語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集注

天子宗廟之祭歌雍詩以徹 俎今三家亦歌此以

祭聖人但舉雍詩之辭以譏之曰汝之祭亦有諸侯之助乎亦有天子穆穆深遠之容乎旣無此事奚用此義此見三家全懵然不曉義理而妄爲僭竊之事鄭南外錄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爲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顏監於康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康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梏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楚辭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爲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顏注漢書時有發明於經指多若此類如訓棐爲匪尤爲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其視韋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己見者相去遠矣楚辭辨證

問泰伯知大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遜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大王有天下或問大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翦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也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葉賀孫錄

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下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三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已具其說黃義剛錄

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安有此事而魯頌言之何也曰此是願頌之辭曰孟子以爲周公之事何也曰此是孟子讀詩不子細又問或謂魯頌非三百篇之數夫子姑附於此耳曰思無邪一言正出魯頌吳必大錄

孟子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案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集注

商頌簡奥李閎祖錄

問商頌或以爲宋人所作如何曰宋襄公一伐楚其事可攷安得所謂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者曰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篇章反多於周頌曰周頌雖簡然文氣平易商頌雖長其文氣自古吳必大錄

問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

齊者爾若思其居處之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爲齊也未知是否荅曰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荅吴必大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當只作祖考說劉砥録

湯降不遲降生也如維嶽降神之降降于卿士却作降汜說同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謂天之生湯恰好當合生時節湯之脩德又無一日間斷吴必大録

陳淳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爲必無黄義剛録

景員維河一句上下文皆可曉却不知此句說甚麼

又如三壽作朋三壽不知是如何歐陽公亦嘗用三壽字想此等語皆是當時有此說話人都曉得至於今不可曉同上

詩所謂四方之極於皇極之義爲尤近皇極辨

逸詩

論語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揺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集注

問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

之詩別常音棠爾雅棣移似白楊江東呼夫核常棣棣子如櫻桃可食自是兩般物此逸詩不知當時人思箇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初不與上面說權處是一段唐棣之華而下自是一段緣漢儒合上文爲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所以錯了晉書有一處引偏字作翩反作平聲言其華有翩反飛動之意今無此詩不可攷據故不可立爲定說竇從周錄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此是詩人說得不甚分明子夏疑其以質爲飾恐倒了故問

素質也絢飾也有如是之質然後加之以文飾孔子對以繪事後素子貢悟其意便曰禮後乎此便是楊先生所謂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意周謨錄

素以爲絢兮不知是何詩若以爲今碩人詩則章句舍且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删去同上

詩樂

小雅○傳曰大學始敎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具取上下相和厚○今案鄉飲酒及燕禮

范震生

皆歌此三篇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六笙詩
本無詞聲亦不傳

呦清黃呦南鹿蕤鳴姑食南野姑之太苹黃我蕤有林
嘉應賓南鼓林瑟南吹清黃笙林吹蕤笙林鼓南簧姑
承應筐清黃是姑將南人林之南好黃我姑示林我南
周清太行清黃○呦黃呦姑鹿蕤鳴姑食林野南之清太蒿
清黃我林有南嘉應賓清黃德南音蕤孔昭林視姑民
南不清黃恌姑君應子清黃是姑則蕤是姑傚南我林有
南旨黃酒姑嘉林賓南式應燕南以清太敖清黃○呦黃
呦姑鹿太鳴黃食太野黃之蕤苓姑我蕤有南嘉應
賓南鼓林瑟南鼓清黃琴林鼓蕤瑟林鼓南琴姑和應
樂清黃且姑湛南我林有南旨黃酒姑以林燕南樂黃
嘉應賓南之清太心清黃

鹿鳴三章章八句黃鐘清宮俗呼正當

四黃牡姑騑蕤騑姑周太道黃倭蕤遲姑豈林不南
懷應歸清黃王蕤事姑靡林盬南我林心黃傷應悲清黃
○四黃牡姑騑林騑南嘽應嘽南駱清太馬清黃豈蕤不
林懷應歸南王蕤事姑靡太盬黃不林遑姑啓太處
黃○翩清黃翩姑者鵻南載姑飛應載林下南集蕤
于南苞蕤栩林王太事黃靡蕤盬姑不林遑南將清太
父清黃○翩清黃翩姑者蕤鵻姑載林飛應載林止南集

通志堂

林于南苞蕤杞姑王蕤事姑靡林盬南不黃遑蕤將
太母黃○駕黃彼太四黃駱姑載林驟南駸清黃駸林
豈林不南懷應歸黃是太用黃作蕤歌姑將應母黃
來清太諗清黃

四牡五章章五句黃鍾清宮俗呼正當

皇黃皇南者林華南于林彼姑原林隰南駪蕤駪林
征蕤夫姑每應懷南靡清太及清黃○我黃馬姑維蕤駒
姑六清黃鑾姑如林濡南載林馳南載黃驅姑周蕤爰
姑咨太諏黃○我清黃馬林維應騏清黃六林鑾南如蕤
絲姑載林馳南載蕤驅林周應爰黃咨清太謀清黃○我
清黃馬林維應駱南六蕤鑾姑沃林若南載蕤馳南載
蕤驅林周黃爰姑咨大度黃○我黃馬南維應駰清黃
六清黃鑾姑旣林均南載林馳南載黃驅姑周應爰南
咨清太詢清黃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魚清黃麗姑于蕤罶姑鱨太鯊黃君蕤子林有應酒南
旨林且南多清黃○魚黃麗姑于太罶清黃魴蕤鱧姑君
蕤子林有蕤酒姑多蕤且林旨黃○魚清黃麗清太于應
罶清黃鰋林鯉南君蕤子姑有林酒南旨林且南有清黃
○物清黃其姑多應矣南維蕤其姑嘉林矣南○物蕤
其林旨蕤矣姑維南其蕤偕姑矣林○物黃其太有
黃矣姑維應其南時太矣清黃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黄鍾清宫俗呼正宫

南清黄有林嘉應魚南烝應然南罩姑罩南君林子南
有蕤酒姑嘉應賓清黄式林燕南以清太樂清黄○南清黄有
南嘉蕤魚姑烝蕤然姑汕林汕南君林子南有黄酒
姑嘉黄賓姑式太燕黄以南衎清黄○南清黄有清太樛應
木南甘清黄瓠林纍林之清黄君黄子太有黄酒姑嘉清太
賓清黄式應燕南綏清太之清黄○翩黄翩太者黄騅姑烝
林然南來蕤思姑君清黄子姑有林酒南嘉蕤賓姑式
太燕黄又南思清黄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黄鍾清宫俗呼正宫

南清黄山清太有應臺南北應山南有清太萊清黄樂應只清黄

君應子南邦林家南之清黄基林樂蕤只林君南子姑
萬黄壽姑無太期黄○南黄山姑有蕤桑姑北黄山
姑有太楊黄樂蕤只林君應子南邦林家南之黄光
林樂應只清黄君蕤子姑萬林壽南無清太疆清黄○南清黄
山林有應杞南北林山南有清太李清黄樂應只清黄君應
子南民南之蕤父姑母林樂蕤只林君蕤子姑德蕤
音姑不太已黄○南黄山太有黄栲姑北南山蕤有
姑杻林樂蕤只林君應子南遐林不南眉清太壽清黄樂
應只清黄君蕤子姑德應音南是林茂清黄○南清黄山姑
有蕤枸姑北應山黄有清太楰清黄樂應只清黄君應子南
遐南不蕤黄姑耇林樂蕤只林君蕤子姑保清黄艾南

四百五十
爾林後清黃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周南國風○傳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鄉飲酒及鄉射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樂亦云遂歌鄉樂亦即此六篇也鄭氏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皆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

關清黃關南雎林鳩南在黃河姑之大洲黃窈林窕南
淑清黃女姑君清黃子林好南逑清黃○參清黃差南荇林菜
南左林右南流無之清黃窈仲窕林淑無女姑寤太寐
姑求太之黃求之南不林得南寤姑寐仲思南服
林悠姑哉仲悠姑哉太輾清黃轉南反無側清黃○參清黃
差無荇南菜林左清太右林采南之清黃窈姑窕仲淑林
女南琴林瑟姑友太之姑參太差黃荇姑菜林左林
右姑芼林之南窈清黃窕南淑林女清太鍾黃鼓南樂無
之清黃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葛黃之太覃姑兮太施太于姑中太谷黃維仲葉南
萋無萋太黃南鳥無于南飛林集仲于林灌無木太
其清黃鳴南喈無喈清黃○葛清黃之清太覃林兮清黃施林于
南中無谷清黃維林葉南莫南莫南是黃刈姑是太濩
姑爲林絺姑爲太綌姑服太之姑無太斁黃○言清黃
告姑師南氏林言林告姑言太歸黃薄黃汙姑我太
私姑薄姑澣仲我林衣南害南澣林害無否太歸清黃
寧南父林母黃

葛覃三章章六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采清黃采姑卷林耳南不林盈姑頃林筐南嗟仲我林
懷無人太寘黃彼姑周太行黃○陟清黃彼無崔南嵬
林我林馬姑虺南隤林我仲姑林酌南彼無金姑罍
太維清太以林不南永無懷清黃○陟黃彼姑高南岡林
我馬林玄姑黃南我林姑姑酌太彼姑兕黃觥姑
維清黃以林不南永無傷清黃○陟清黃彼南砠清黃矣林我
黃馬太瘏黃矣黃我仲僕姑痡林矣南云清黃何南吁
無矣清黃

卷耳四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維黃鵲姑有仲巢林維清黃鳩無居南之林之仲子林
于無歸太百清黃兩林御南之清黃○維黃鵲林有南巢
林維林鳩姑方太之黃之林子黃于林歸姑百太兩

黃將太之黃○維清黃鵲無有南巢林維南鳩林盈南
之清黃之清黃子南于姑歸林百清太兩林成南之清黃
鵲巢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于清黃以南采林蘩南于林沼姑于太沚姑于黃以姑
用太之姑公清黃侯南之無事黃○于清黃以林采黃蘩
南于太澗黃之太中姑于姑以南用林之南公清黃侯
南之清太宮清黃○被清黃之清太僮南僮林夙清太夜林在南
公清黃被黃之姑祁太祁姑薄林言南還無歸清黃
采蘩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于黃以南采林蘋南南姑澗林之南濱林于林以姑
采仲藻林于黃彼姑行太潦黃○于黃以姑盛太之

姑維清黃筐南及林筥南于林以姑湘仲之林維林錡
南及無釜黃○于清黃以南奠黃之姑宗林室姑牖太
下黃誰仲其南尸無之林有清黃齊南季無女黃
采蘩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右風雅十二詩譜○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閒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十聲歒挾晉志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今案大戴禮頗有闕誤其篇目都數皆不可攷至漢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

改作新辭舊典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彦肅所傳曰即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攷而爲此也竊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旣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亦非古法然古聲旣不可攷則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樂者攷其得失云以上見儀禮經傳通解學禮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鄉飲酒所歌也但却以黃鍾清爲宫此便不可葢黃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黃鍾爲宫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爲宫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宫後四宫則或爲角或爲羽或爲商或爲徵若以爲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爲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爲事羽爲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製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宫用黃鍾爲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鍾不復爲他律

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鍾則不復為他律所用然沈存中續筆談說云唯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先生一日又說古人亦有時用黃鍾清為宮前說恐未是　輔廣錄）

或問大序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析衛為邶鄘衛先生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名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繫之鄘有邶音者繫之邶若大雅小雅則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案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之體格案大雅體格作大雅案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

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周謨錄）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之說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求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又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言語去合腔了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陳埴錄）

聲發出於口成文而節宣和暢謂之音乃合於音調如今之唱曲合宮調之類（游倣錄）

古人歌詩須皆有散聲添合方可歌若只四字做句

如何可歌楊與立編語略

因言今日到詹元善處見其敎樂又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在臨安録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即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令作無射調結尾亦着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黄鍾調結尾亦着作黄鍾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某調末亦清聲某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黄鍾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箇是只信口胡

亂說事事喚做曾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脣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脣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葉賀孫録

詹卿家令樂工以俗樂譜吹風雅篇章初聞吹二南詩尚可聽後吹文王詩則其聲都不成模樣因言古者風雅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別

叶韻

問詩用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歌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

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精舍朋友雜記

問詩叶韻曰古人文自是有叶今泉州有詩譜紹興有韻譜皆吴才老做陸德明釋文中亦有此類甚多楊與立編語略

陳埴問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二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却見不得亦何益也又曰叶韻多用吴才老本或自以意補入錢木之録

又曰古人情意温厚寛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

王仪公

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處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同上

問詩集傳叶韻有何所據而言曰叶韻乃吴才老所作熹又續添減之蓋舊日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日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周謨録

或問吴氏協韻何所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説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

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吳氏曰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熹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韻去又此間鄉音嚴作莊剛反乃知嚴字自與皇字叶然吳氏豈不曾看楚辭想是偶然失之又如伐木詩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雺以叶戎字熹卻疑古人訓戎爲汝如以佐戎辟戎雖爾辟則戎女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戎與汝叶明矣因言古之謠諺皆押韻如夏諺之類又如散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民哉協音茲則與上面思辭二字叶矣又如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下叶音護禮運孔子間居亦多押韻莊子中尤多至於易之彖辭爻辭則皆韻語也又云禮記五至三處皆叶〇輔廣錄

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更略知叶韻所由來甚善董銖錄

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且如華字叶音旉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旉字然後與下文珮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卻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

以修能能音耐然後與下文紉秋蘭以爲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也李閎祖錄

古音能弩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内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爲然而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臭亦音香芳亦音仍他皆放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爲未何也黄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爲楚聲其攷之亦

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據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黄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楚辭辨證下同

北斗字舊音斗爲主以詩攷之行葦主醹斗者爲韻卷阿厚主爲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爲耳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殷武三章嚴遑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叶亡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此類今見詩集傳上並同

知子之來之來音扐雜佩以贈之贈入聲此例甚多作字音佐

保字音補往近王㝈近音既說文作釿誤寫作近（吳必大錄）

字之反切其字母同者便可互用如戎汝是也逝字從折故可與害字叶韻（同上）

詩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耐）紉秋蘭以為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喜有楚辭叶韻作黃子和名字刻在漳州（李閎祖錄）

因說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今合去處子外因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踈後世韻方嚴密見某人好攷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錢木之錄）

因說叶韻毛詩下民有嚴字音昂見又中庸奏格無言奏音族見　族平聲音所駿反毛詩作駿字（精舍朋友雜記）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協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李閎祖錄）

詩傳遺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三百六十

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沙后山皆有本而后山雕校爲最精第初脫藁時音訓間有未備刻版已竟不容增益欲著補脫終弗克就未免仍用舊版葺爲全書補綴攢那久將漫漶朅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親加是正刻寘學宮以傳永久抑鑑昔在侍旁每見學者相與講論是書凡一字之疑一義之隱反復問荅切磋研究必令心通意解而後巳今文集書問語録所記載無慮數十百條彙次成編題曰遺說後之讀詩者能兼攷乎此而盡心焉則無異於親承誨誘可以得其意而無疑於其言矣若七月斯干二詩書以遺丘子服者尚可

攷見去取位置小序之法因附於後端平乙未五月朔孫承議郎權知興國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節制屯戍軍馬鑑百拜敬識